

REGENT
REVIEW OF C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三辑 2005年第二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EGENT
REVIEW OF HRISTIAN
THOUGHTS

基督教思想评论

许志伟 主编

总第三辑 2005年第二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3辑/许志伟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 - 208 - 05987 - X

I. 基... II. 许... III. 基督教 - 思想评论 - 文集

IV. B97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02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毛晓秋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三辑)

许志伟 主编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 ewen. 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442,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08 - 05987 - X/B · 498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1	论文	
3	基督教真理观及西方思想史上的真理观	谢文郁
36	哲学与神学中希望的逻各斯	
	——现代基督教神学“希望的末世论”	安希孟
61	一种基于福音的人道主义	杜丽燕
80	试从他者与身体的关系考察古希腊伦理共同体的产生与覆灭	
	——以克尔凯郭尔基督教生存论思想为出发点	陈涯倩
103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圣灵论和介词形而上学	章雪富
127	欧洲浪漫文学与浪漫神学	
	——以柯勒律治及相关作家为例	李 枫
141	何以公共？何种限制？	
	——公共神学的形式与张力	谢志斌
158	一个更好的自由概念 乔治·韦格尔 著 俞丽霞 译	谢志斌 校
169	公民社会的困境和基督教的应对	郑争文
180	一个神秘主义,多种声音 保罗·尼特 著	段丽萍 译
191	现代神学研究	
193	历史,还是启示	
	——哈纳克与巴特在基督论上的争论	张 纁
219	哈纳克与巴特争论的公开信 哈纳克、巴特 著	张 纁 译
226	布尔特曼的解释学神学	张 旭

242	非宗教的基督教 ——朋霍费尔神学思想简论	吴广成
257	朋霍费尔政治伦理学的神学动机	庞安德 著 朱晓红 译
269	知识论的范式转换 ——普兰丁格“担保”思想初探	梁 骏
289	现代犹太神哲学研究	
291	论 20 世纪犹太神哲学语境中的关系概念 ——以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为轴线	戴远方
319	罗森茨威格论世界、人和上帝 弗朗兹·罗森茨威格 著 吴树博 译 孙向晨 校	
343	论布伯上帝观的三重向度	顾红亮
355	教会问题研究	
357	基督论与阳明心学 ——以《教会新报》(1868—1874)的 五篇征文为例	姚兴富
366	教会大学的终结 ——从建国初期基督教政策谈起并以 金陵大学为个案研究	刘方仪
378	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影响	段 琦
395	书评	
397	评张旭的《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周伟驰
403	“灵”“魂”之分与自由 ——读张新樟新著《“诺斯”与拯救 ——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 哲学与精神修炼》	立 木
408	《圣经》中的另类与另类的《圣经》解读 ——读《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 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	容 易

- | | | |
|-----|--|-----|
| 416 | 英国风格的神学智慧
——读戴维·福德的《自我与拯救：
被改变的存在》 | 徐志跃 |
| 422 | 神秘主义的另一张面孔
——评唐·库比特《后现代的神秘主义》 | 朱彩虹 |
| 427 | 《基督教思想评论》稿约 | |

.....

论

文

.....

基督教真理观及西方 思想史上的真理观

谢文郁

山东大学哲学系

西方思想史上的真理观按其在历史上的理论形态可分为五种,即客观真理观、启示真理观、启示客观真理观、主体真理观和生存真理观。其中启示真理观、启示客观真理观和生存真理观都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是西方真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肇示了基督教真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大生命力及其独有的价值。

客观真理观是最原始且又最有顽强生命力的真理观。在认识论上,一旦谈论真理问题,人们就会想到,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在认识事物时,这被认识的事物作为认识对象在我们之外,独立存在而不依赖于我们,因而它是客观的。当我们去认识它时,不同的人对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但谁对谁错,不能各人说了算。真理是惟一的,因而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加以判别。这个标准只能来自那独立于我们认识主体的客观事物(即认识对象),这便是朴素的客观真理观。这种朴素的真理观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得到初步的理论表达。然而,客观真理观在希腊怀疑主义的批判下失去了根基,并很快在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观的冲击下被改造为启示客观真理观。客观真理观,无论是朴素的还是启示的,在本性上都是要走向独断论的。随着近代理性主义对主体理性的绝对权威的确立,以及客观真理观的逻辑矛盾得到相当彻底的暴露,在此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主体真理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主体真理观企图论证人的认识乃是以惟一必然性为基础的,并认为这一基础是人的真理认识的可靠依据。另一方面,当人们在理性主义大旗下宣告真理时,都相当自信地认为已经把握住了必然性。于是,惟一必然性被分解为在不同理论体系里的必然性。主体真理观同样无法阻拦人们走向独断论。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对主体真理观的基石,即必然性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认识主体关于必然性的预设,及其对这必然性的真理性

认识,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而人在生存选择上对它的认同则是悲剧性的。克尔凯郭尔在基督教信仰的语境里从生存的角度对真理问题作了重新处理,引导出一种生存真理观。本文将在有限篇幅里,通过对柏拉图关于真理的讨论,怀疑主义对真理标准的质疑,《约翰福音》的真理观,经院哲学的权威真理观,近代哲学的主体真理观,以及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分析,展示西方思想史关于真理问题的主要讨论和发展线索,尤其是基督教真理观在不同的时期经历的不同变化和历程。

一、真理是认识和对象的符合

真理观问题起于人们对这一简单的认识现象的反思:当人们面对同一问题而有不同的想法和结论时,究竟应该跟从谁呢?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巴门尼德。^[1]他把人的认识划分为两部分,即意见和真理。他认为,人的意见可以多种多样,但真理只有一种。很显然,跟随意见必然使人迷惘而不知所从,因为意见彼此不一,且相互矛盾,并最终归于消失。相反,真理之路是惟一的,人们跟随它就能进入“圆满的和不动的中心”;这就是真的存在;把握住它就是把握住了真理。^[2]

我们注意到,巴门尼德已经开始对认识和对象进行划分。当他谈论真理之路时,他要求听众(作为认识主体)摆脱纷争的意见,不被现象迷惑,通过真理之路而进入到真实的存在中,并在那里认识真理。一旦人的认识把握住了真实的存在,人就得到了真理。这是最原初的真理观。柏拉图(Plato,雅典哲学家,生卒年约为公元前427—公元前347)顺着这一思路,在他的《理想国》里对真理问题给出了深入的讨论。^[3]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七章中描述了一种“洞穴”式的认识状态。他谈到,人的认识现状如同人被绑在一个深深的洞穴里。“让我们想像

[1] 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城。

[2] 参阅巴门尼德残篇1,见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 《理想国》的中译本可参考郭斌和、张竹明的译本(简称郭—张本)。译文已贴在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上。

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光亮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像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去表演。”^{〔4〕}柏拉图接着说,这些人在如此的状况里所认识的就只能是那些在表演中的木偶的影子。但是,影子来自木偶,木偶来自模仿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如果我们的认识局限于对影子的知识,我们就不可能对事物有确实的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我们必须能够转过身来,认识木偶,然后再认识现实的人物形象。

人的认识过程也有类似的情况。柏拉图称之为“灵魂转向”。人在认识中首先认识到的是经验世界。由于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变化不定,因而对它的认识也就不稳定。在柏拉图看来,在这变化世界的背后一定有某种不变的东西作为基础,即事物本身。因此,他把世界划分为两部分: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对于感性世界的认识,形成各种意见。当人们进而深入到理念世界时,就能接触到实在的不变的事物本身,从而能够认识真理。为了更好地说明“灵魂转向”的过程,柏拉图对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作了更详细的划分。感性世界主要由个别感性事物组成,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形成各种感觉。如果人们从不同角度观看它们,并依靠自己的想像力来构造自己所看到的,人们就会形成一些想像的认识,如绘画和文学作品。理念世界则包含数量关系和概念关系。就人的认识而言,人往往通过听故事,阅读文学作品,接受他人意见等来认识世界。有人甚至以为这就是知识的全部,就是真理。这样的人当然是认识不到真理的。柏拉图认为这种状况是很可怜的。人必须学会摆脱这种受他人摆布、人云亦云的境况,进而自己直接地认识世界。当人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知识后,就应当去认识不变的事物关系,首先是数量关系,然后是概念关系。前者为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后者为“辩证法”。柏拉图坚信,只有在“辩证法”里,人们才能进入到事物本身,并找到真理;真理即是对事物本身(概念关系)的把握。

我们看到,柏拉图的真理观认为真理即是认识和对对象的符合。这里,对象被具体地理解为由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组成。因此,认识和对对象的

〔4〕 引自《理想国》第七章。译文自郭一张本,有改动。

符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符合,而是一个渐进的深入过程,是一个由认识那些变化的现象深入到认识那不变的事物本身的过程。如果人们停留在现象界,尽管他们的认识也是符合了对象(现象部分),但这种符合是暂时的并会消失的,因为现象是变化不定的;这样的认识当然不是真理。只有认识深入到不变的事物本身并把握了它,我们才能宣称达到了真理。这个最终的不变的事物本身就是最高的善。

有意思的是,柏拉图在提倡这种真理观的同时,马上就注意到它的困难。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世都会对世界形成一定的知识。特别是随着我们的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会变得越来越顽固而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是,柏拉图却要求人们在认识的道路上不断放弃现有的知识以达到真理。问题可以提出:我们根据什么来说我们现有的想法是错的,因而必须放弃并追求其他的什么呢?于是,我们就面临真理标准问题。

柏拉图在他的另外一篇对话《泰阿泰德》中对这一问题有许多讨论。^{〔5〕}其中有一个“鸟笼”论证把问题提得特别尖锐。这个论证说,人们在判断真理时总是根据自己的已有思想来给出判断的。“鸟笼”里的鸟好像我们的已有知识。当我们对一件事或一种想法加以判断时,所依据的便是我们“鸟笼”的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放弃自己的现有思想而追求其他呢?在《理想国》的第十章,柏拉图推进第七章的讨论,对人的生存中的固步自封倾向作了深刻的暴露。同时,我们发现,柏拉图无法在理论上论证他的真理观,即人们的真理认识必须从认识现象到认识事物本身。于是,他话头一转,提出灵魂不死命题。

把灵魂不死命题作为他的真理观讨论的小结,这样的处理表达了柏拉图的一个深刻的关注,即人们的真理认识过程是很长的,甚至可能是无限的。一方面,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真理,因而无论在认识真理的路上走到哪一步,他们都将自称为真理的拥有者。另一方面,当人们自称拥有真理时,他们就固步自封,从而不再去追求真理了。于是,人们就可能像那些在洞穴里不能回头的囚犯那样,和真理永远无缘了。但这不应该是人的生存命运。柏拉图在论证灵魂不死的命题时使用了两条原

〔5〕 中译文参阅严群译,《泰阿泰德·智术之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则,即“人的灵魂是向善的”〔6〕和“向善就是使人得到益处”。由于灵魂是在“向善”中被赋义的,而灵魂又是人的生命的指称,因此,向善和生命乃是一体的。只要生命不停止,人的向善冲动(或追求真理)就不会停止。从这一角度看,人的固步自封的生存状况是暂时的,而人趋向善则是永恒的。

为了使人的生存的向善永恒性得到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结尾叙说了—个神话。这个神话说,人的肉体死后,灵魂会进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接受审判,根据生前所做的一切,人被划分为两群,一群人进的是地狱,在那里为了他们所做的坏事受尽各种折磨;另一群人则进到明亮欢快的地方,弥补他们在世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最后,这些灵魂还要回到世上,但在轮回之前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作一次选择。如果人们在生前没有努力追求真理,缺乏善的知识,那么他在此时此刻就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而在来生受苦受难。“他们的选择大部分决定于自己前生的习性”。因此,柏拉图说,人在有生之年要好好追求真理,明白事理。只有这样,当选择的时刻到来之时,人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柏拉图的真理观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难点。他要人们追求真理。但真理是什么呢?当人在固步自封的认识状态时,人只能认为他所认识的就是真理。如果柏拉图不能告诉人们真理是什么,他就没有资格要求人们继续追求真理。柏拉图甚至没有资格指责他人的认识处于低级的阶段,因为柏拉图只能根据他的仍在追求中的思想来判断他人的思想。从另一角度看,柏拉图的真理观向思想界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在生存中的固步自封倾向是思想上的普遍状况;如果如此,人们如何能够打破这种封闭状况而继续追求真理呢?

二、怀疑主义问题

对于柏拉图的号召“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希

〔6〕这一原则也可以换个说法:人总是要追求好处的。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对话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参阅《美诺》、《斐多》、《普罗泰戈拉》等等。我们称这一命题为柏拉图原则。

腊哲学家是努力响应的。结果是,一个又一个的关于真理的学说相继问世。于是,问题变得更尖锐:当不同的学说宣称真理时,究竟谁的宣称才有效呢?当人作真理宣称时,无论是什么样的宣称,人都会自认为进入了真理从而无需继续追求真理。面对形形色色的真理宣称,真理标准问题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了。我们看到,当时的哲学家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比如,伊壁鸠鲁(Epicurus,雅典哲学家,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41—公元前270)提出三条真理标准:感觉、预知和快乐;斯多亚主义者对感觉进行深入分析而追求可靠的准确的感觉作为真理标准。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努力都无法避免怀疑主义的批评。

怀疑主义在公元前3世纪时开始流行,并从此盛行不衰,一直到公元3世纪仍然有广泛的市场。在公元2世纪时,有一位怀疑主义者名叫塞克斯都·恩披里可,他把所有的怀疑主义论证都收集起来,编辑成书,命名为《皮浪主义概要》。^[7]该书的第一卷对各种真理宣称(即独断论)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在第二卷就对真理标准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把真理问题推到一个新的境况。了解这些讨论对我们把握西方思想史的真理观是不可或缺的。

恩披里可在逻辑上指出真理标准的不可能性。他谈到,人们在提出真理标准时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两种模式,即循环论证和无穷后退。当人从自己的思想体系里来论证自己所提出的结论为真理时,所陷入的是循环论证;当人求助于其他思想体系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为真理时,则不得不走向无穷后退。^[8]为了具体说明这里的困境,恩披里可从认识主体、认识途径和认识对象三个方面对人们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些论证至今仍然有效。^[9]

首先,我们能否依靠认识主体来判断真理呢?认识主体也就是指人。如果人是判断标准,恩披里可谈到,我们应对人是什么有所了解。因为人是认识主体,作为认识的出发点,人的存在必须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德谟克利特说,“人是我们都知道的存在。”^[10]恩披里可指出,这种关于人的

[7] 英译文参考 Sextus Empiricus, *Outlines of Scepticism*, J. Annas and J. Barnes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参阅卷二, 18—21节, 同上。

[9] 以下讨论根据《皮浪主义概要》卷二, 22—79节。

[10] 德谟克利特残篇 165。参阅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

理解太空洞,容易引起误解。比如,人们可以问,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狗,那如何区分人和狗呢?而且,有些人可能完全不为我们所知,那这些人就会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了?因此,准确的定义是需要的。恩披里可继续谈到,柏拉图把人定义为有政治思想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有理性的会死的动物,伊壁鸠鲁认为人是那种拥有生命力的存在,等等,这些定义都是不完全的。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人乃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肉体是什么呢?它有长宽深。但我们无法窥视“深”,因为“深”包含了无法窥视的人体内部。如果如此,我们依靠肉体的哪一部分来判断真理呢?人的灵魂只能由理智来把握,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智,因而我们对灵魂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当然,我们不能依靠这说不清楚的灵魂来做真理判断。

恩披里可继续谈到,即使我们承认人作为认识主体乃是认识的出发点,因而是存在的,但我们还是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人和人并不一致;如果人人都能宣称真理,那就有许多真理。这和真理本性不容。人们也许会辩解说,我们可以在圣人或最有智慧的人那里找到真理。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最有智慧的人只有在我们比较了一切有智慧的人之后才能确定。但是,这种比较是不可能的,因为未来可能出现一个比现在和过去最聪明的人还要聪明的人。即使有这样一个最聪明的人,我们还是不能依靠他来作真理判断,因为我们的智力不如他,所以无法辨认他是否在欺骗我们。我们也无法依靠大多数人的想法来判断真理,因为少数人的意见常常较大多数人的意见更正确。

其次,我们也没有道路可以达到真理。通常我们说,认识真理有两条道路:通过感觉或思维。感觉的不可靠性一直是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离不开感觉;另一方面,在作判断时感觉的易变性和不一致性无法给人们提供可靠的依据。这种状况推动人们对感觉的本性进行分析研究。但是,恩披里可指出,这些工作还是无法让我们确认哪些感觉是可靠的,能带领我们认识对象;哪些则不能。特别地,人的感觉似乎常常和对象相对抗,如,人有时把甜的感觉为苦的。如果感觉是真实的,则每一个感觉都是真实的;如果每一个感觉都是真实的,则当它们彼此不一时,它们就不能作为真理判断的根据。

思维能通向真理吗?人们通过思维来认识事物。但是,当人们向他人显示自己的思维方式(作为通向真理的道路)时,不同的思想家提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于是,我们又陷入了同样的困境:究竟根据谁的思维方

式来认识真理呢?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得不在循环论证和无穷后退中打转转。

人们也试图把感觉和思维结合起来。比如,伊壁鸠鲁的“预知”便是一种在思想中的感觉。在他看来,人在感知一个事物之前就已经有了一种有关于这事物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去感知就能得到真理。但是,恩披里可指出,这个事先就有的观念来自于人的思想,而人的思想是纷争的,因而这观念也必然彼此相异。结果是,“预知感觉”也就不能从一而论了。其实,在恩披里可看来,更经常的情况是感觉和感觉的冲突,感觉和思维的冲突,思维和思维的冲突。因此,无论是通过感觉、思维,或两者的结合,我们都找不到确切的途径通向真理。

第三,我们也不能依据对象来判断真理。人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感觉来自于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在我们的心中留下的印象;因而符合对象的感觉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这种真理符合论在逻辑上是立不住脚的。如果人不知道对象是怎样的,他就无法对他的感觉和对象作比较;如果他已经知道了对象,所谓的比较乃是多此一举。这一论证对思想领域的真理符合论也是完全有效的。

我们问,怀疑主义论证是不是一种逻辑游戏,其中有没有什么生存上的关注呢?或者说,这些论证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恩披里可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你必须明白,我们并不是要断言真理的标准是不真实的(这是一种独断论断言)。……我们只是说,因为独断论论证和其反论证具有同等的可理解性,所以我们要对此悬搁判断。”^[11]在另一处,他特别强调,只有怀疑主义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真理追求者。^[12]我们看到,怀疑主义和柏拉图分享了同样的生存关注,即,人如何能够不被一定知识所蒙蔽,冲破现有的知识体系而不停地追求真理?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看来,充分理解独断论的虚假断言是追求真理的必经途径。

由此看来,希腊哲学的真理观不是关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这里的中心关注是真理之路。人的思维是很可怜的。当人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并能圆满地解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事物时,就相当自信地认为已经真理在握。这种自信阻拦了他们对真理的进一步追求。因此,怀疑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不悬搁他们的真理判断,它们就无法打破这种自信,从而停

[11] 《皮浪主义概要》,卷二,79节。

[12] 同上,卷一,1,2节。

止真理追求。比较柏拉图通过灵魂不死命题和神话故事来解决这里的问题,怀疑主义在理论上是更彻底一些。

由于怀疑主义的冲击,人们对真理问题开始采取谨慎态度。尽管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也在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但他们只是在局部问题上和怀疑主义讨论。比如斯多亚学派认为,我们不能认识绝对的善,因此,我们应该去关注并认识存在于我们心中的小善。这就是他们的所谓伦理沉思。关于什么是真理问题,即对绝对的善的知识,就被搁置不管了。伊壁鸠鲁则认为人生根本问题是解决人如何生活得痛快。真理问题必须围绕这一问题转。能够使人生活的痛快的理论就是真理。在他看来,人生不痛快是因为怕死,所以要研究死亡。他在原子论中找到了理论说明。根据原子论,人是由原子按一定结构组成的。原子的聚合和分散就是人的生和死。生死于是没有根本的差别。即使神也不过是由更精致的原子组成,结构好一些,生命长一些。这样的理论消除了人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就是真理。很显然,这两种处理都无意推进真理问题的研究。就真理问题而言,当时主导的潮流是怀疑主义。然而,它的结论却是消极的,即,人的追求达不到真理。如果西方思想史沿着这个思路下去,那么在真理问题上就走向绝路。这时,我们发现《约翰福音》问世了。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性的事件。

三、《约翰福音》的真理观

一般来说,《约翰福音》的问世在1世纪末或2世纪初。此时正是怀疑主义广为流传的时候。和当时其他思潮对真理问题小心翼翼的姿态不同的是,《约翰福音》大谈特谈真理问题。耶稣在接受罗马行政长官彼拉多的审问时,说:“我……特为真理作见证。凡属于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对于这样一种大口气地宣告真理,彼拉多大概好久没听过了。彼拉多是罗马社会的上层人士,对于希腊哲学,特别是怀疑主义关于真理的讨论,即使他不想听,也不得不听。对于耶稣这个“外族人”口出狂言宣告